

天龙SF仍是坐在椅中并不起身龚光杰登时脸皮紫胀

天龙sf何须跟年轻晚辈计较,那中年汉子龚光杰恨不得师父有这句话,当下抽出长剑,往场中一站,倒转剑柄。

马五德和天龙sf也是初交，彻底不知对方底细，他生性随和，天龙sf要同来无量山，他不方便拒却，便带着来了，此刻听左穆的口气甚是着恼。

势必出手便极厉害，大好一个青年，何须让他吃个大亏？便道：“段兄弟和我虽无深交，我们总是结伴来的。

我瞧段兄弟斯斯文文的，未必会什么武功，适才这一笑定是出于无意。这样吧，老哥哥肚子也饿了，左贤弟从速整治酒席，我们贺你三杯。



今日大好日子,左贤弟何须跟年轻晚辈计较？”那中年汉子龚光杰恨不得师父有这句话,当下抽出长剑，往场中一站，倒转剑柄。

拱手向天龙sf道：“段朋友，请！”天龙sf道：“很好，你练罢，我瞧着。”仍是坐在椅中，并不起身。龚光杰登时脸皮紫胀。

怒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天龙sf道：“你手里拿了一把剑这么东晃来西去，想是要练剑，那么你就练罢。我历来不爱瞧人家动刀使剑。



但是既来之，则安之，那也不防瞧着。”龚光杰喝道：“我师父叫你这小子也下场来，我们比画比画。”天龙sf轻挥折扇，摇了摇头。

说道：“你师父是你的师父，你师父可不是我的师父。你师父差得动你，你师父可差不动我。你师父叫你跟人家比剑，你现已跟人家比过了。

你师父叫我跟你比剑，我一来不会，二来怕输，三来怕痛，四来怕死，因此是不比的。我说不比，就是不比。